



#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42/PV.44  
26 October 1987  
CHINESE

大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第四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10月20日，星期二，下午3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弗洛林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防止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和对由于困苦、挫折、怨愤和失望，以至有人不惜牺牲人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以求实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定恐怖主义的定义，并对恐怖主义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加以区分〔126(b)〕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12〕
  -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 (b) 决议草案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4262/A

下午3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 126

防止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和对由于困苦、挫折、怨愤和失望，以至有人不惜牺牲人命、包括自己的生命在内，以求实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的研究

(b) 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订恐怖主义的定义，并对恐怖主义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加以区分

主席：各位成员还记得，大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决定，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议程项目 126 应当分配给第六委员会，但是分项目 (b) 在委员会审议之前应当在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介绍。

我现在请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代表介绍这一分项目。

特赖基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恐怖主义无疑对全人类构成了威胁。恐怖主义破坏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恐怖主义是一种破坏稳定的因素，在全世界造成了动荡、不安和恐惧。

我本月份荣幸担任主席的阿拉伯国家集团认识到，国际社会对某些人或某些国家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径日益表示关切，这些恐怖主义行径危及无辜平民的生命，并且威胁人类社会的基本安全。

阿拉伯国家集团同国际社会一样认为必须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斗争，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相信必须坚决地制止恐怖主义的所有危害。在这一方面，我们认为必须确定十分明确和国际上同意的标准，以便根据这样的标准把国际社会的所有成员国应当坚决反对和消除的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采取的恐怖主义行径同各国人民反对各种形式的占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外国统治和种族隔离的合法斗争区分开来。国际社会应当根据《宪章》的规定、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国际法准则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支持和声援这种斗争。

有人企图以混淆黑白的手段来阻碍各国人民争取摆脱占领和统治、实现自决权的斗争，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必要从各个方面对恐怖主义进行研究，并且确定国际标准，以便根据这样的标准确定危及无辜平民和威胁国家和个人的恐怖主义现象。

阿拉伯国家集团一向以《联合国宪章》原则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和不结盟运动的原则为自己的指导方针。所有这些原则都保证各国人民为摆脱占领和统治，争取实现自决权而进行合法的民族斗争的权利。阿拉伯国家集团认为，国际上进行认真的合作，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并且制止恐怖主义的所有危险和根源，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样做的时候绝不能损害在占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以及造成困苦、挫折、不公正和绝望的其他形式的歧视之下遭受苦难的各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和自决而进行斗争的权利。这样的斗争符合保证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权利的《宪章》的规定和国际法的准则、第五次伊斯兰首脑会议1987年通过的第20/5号决议、地中海不结盟国家外长1987年6月在南斯拉夫布里俄尼岛举行的会议所发表的公报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1987年4月6日通过的第4654/87号决议。

正是以这些为依据，我希望代表阿拉伯国家集团的成员国向大会介绍题为“在联合国主持下召开一次国际会议，以制订恐怖主义的定义，并对恐怖主义与各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加以区分”的分项目126(b)。

我们要求大会责成根据1972年大会第3034(XXVII)号决议设立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为这次国际会议作准备工作，并向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报告。我们也要求秘书长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便特设委员会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

主席：我已经说过，现在这一分项目将由第六委员会审议。

## 议程项目 12 (续)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a) 理事会的报告〔第六章(C节)〕(A/42/3)：决议草案(A/42/L.7)

主席：我提议，关于这一项目的辩论发言报名于今天下午5点截止。

就这么决定。

主席：我请求希望发言的代表尽快报名。

我首先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

秘书长：仅仅在几年前，我们第一次得知我们这一地球上存在着一种新的疾病：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艾滋病)。在头几年内，人们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范围非常有限的疾病，尤其是仅仅局限于非常具体和有限的人口。因此，许多人根本没有把这种疾病放在心上。

现在，我们认识到，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实际上能够危害每一个人，而且这种危害正在日益加剧。许多人将它称之为“没有国界的瘟疫”，因为它不仅不受地理国界的限制而且同样不受文化、社会和经济地位、宗教、年龄和性别界线的限制。

各会员国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识到艾滋病危机的各方面影响，这一点极为关键。艾滋病是一起史无前例的全球性挑战，因为它影响和威胁着所有国家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富国还是贫国、也不管它采取什么政治和经济方向。它引起了一系列十分危急的社会、人道主义和法律问题，甚至可能破坏我们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宽容和谅解。

与核武器、全球发展、环境污染一样，艾滋病是影响所有国家和所有人民未来的紧迫问题之一。从许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场全球战争，对我们造成的威胁不亚于战争的一切后果，即它不仅会造成大规模的死亡和为数更多的残废，而且也会给我们带来孤儿、大量的流离失所和生产力的丧失，产生难以承受的对财政、行政和人类资源的需求，令人感到恐惧、愤怒和惊慌，并导致社会不稳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和他的同事们将更为详细地向大会报告艾滋病的性质以及卫生组织针对这一疾病所采取的措施。自从去年11月以来，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迅速和有目的的行动，发展了一套艾滋病特别方案，在国际上从医疗和卫生角度对艾滋病的蔓延作出反应的努力中起了关键的中心作用。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肯定和推进了卫生组织秘书处在这一方面的主动行动；那次大会还为防止和控制艾滋病通过了一套全球战略，并已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夏季会议的通过。

几乎所有的会员国都表明愿意接受世界卫生组织所起的必要的领导作用，联合国的许多机构和国际系统内正在通过执行活动配合特别方案，这使我感到高兴。

如果仅仅有医疗和卫生当局进行努力，那是不足以控制和减轻艾滋病的广泛影响的。这一挑战需要我们进行更为广泛的动员，在国际上、国家政府和社区等进行动员。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这一努力的关键。

首先，我们必须断定，艾滋病是一个世界性挑战；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口号来说，只有“世界性的努力才能制止它”。我很高兴地说，人们正在普遍认识到，必须具有这种认识。作为一场世界性危机，它不可能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努力而得到解决，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真正将自己排除出这种危险。谁也无法阻挠它跨越边界，如果一个国家企图远离其他国家以求洁身自好，那么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中的保护而不是现实。

第二，我们必须断定，艾滋病不是一个国家身上的污点。许多国家政府和社区在承认自己国内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方面十分勉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却使得局势无法得到早日的认识。幸好这个勉强态度正在迅速减少；必须彻底消除这种勉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使我们的医务、科学和教育同事们有采取行动的余地和自由，可以开展工作。

第三，对付艾滋病和与艾滋病有关的问题的战斗必须成为每一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方案特别强调，必须准备和执行国家计划，这些计划必须包括与艾滋病作战所需要的卫生、社会、文化和经济内容。所有有关的

联合国机构必须与各国政府共同工作，以辅助和支持国家方案。

第四，医疗和科学组织必须进行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合作，以对艾滋病的治疗和预防进行紧急研究，寻找治疗方法和疫苗。所有参加这一战斗的人必须暂时抛弃个人、体制和国家的考虑，以迅速推进人类的共同事业。

第五，国际社会必须找出各种方法，以确保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战略中的国家合作能够使得国家之间充分和有效地交流情报、研究结果和程序、试验规则和试验药品。

第六，我们必须提醒所有参加这一医疗和科学努力的人，他们工作的目标是保护和治疗全体人民，不仅仅是那些有钱、有权、有能力获得先进医疗服务的人。如果不为全体人民解决艾滋病治疗的问题，那就不可能为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解决这个问题。

第七，我们必须尽力确保要求对艾滋病采取行动这一日益高涨的可以理解的关切和恐惧的浪潮不要把联合国在诸如儿童生存、基本的卫生保健和社区发展等领域中领导进行的细致和同样紧迫的工作冲到一边去。那将是特别不幸的，不仅仅是因为近几年来在这些领域中取得了如此重要和重大的进展，而且还因为联合国和我们的同事们为在这些领域取得重大成功而创立的基础结构和技术对反对艾滋病的斗争来说正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十分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确定，我们的斗争是反对艾滋病，而不是反对人。我们打击的目标绝不是患艾滋病的人；绝不是受到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感染的人；绝不是被认为最可能患有艾滋病或受感染的人；也绝不是患有艾滋病或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的人或最容易感染艾滋病的人的子女、兄弟、父母、邻居或同事。那些受苦的人不应该再受更大的痛苦。那些受到疾病威胁的人不应该受到社会的惩罚。

我们对艾滋病作出的反应的人权方面有待适当的处理。我们需要对这个问题的所有复杂的因素进行谨慎、深入的研究。然而，我们对于一条基本的原则是肯

定的，那就是：向反对过去年代无数的灾难的斗争一样，反对这个疾病的斗争也是反对恐惧、偏见和由于无知而产生的无理性的行为的斗争，因为这些东西是一些对人权最严重侵犯的根源。让我们不要制造新的少数人，也不要发明新的歧视结构。相反，我们必须怀着谅解和同情的心情证实这一问题，等待着科学进展给我们带来援助。

正如主要的公共卫生当局提醒我们的那样，艾滋病在每一个国家的传播最终将是对民族特征的困难和复杂的考验。作为一场全球性危机，它将考验各种各样的人类特征。我深信，整个联合国系统必须对这一根本的挑战作出反应。

这个星期，我将在协调行政委员会的会议上建议，为了对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加以补充，联合国系统内的每一个组织和机构应从对艾滋病采取对每一个机构适当的直接行动以及艾滋病眼下和今后较长时期内对该机构关心的其他问题产生的潜在影响等方面对艾滋病在每个机构主管领域中的影响进行全面的审查。

我认为，我们相互响应的基本成份应该是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向艾滋病作斗争的医疗和健康战略；调动国际系统的必要资源和机构，以便处理这一紧急情况产生的更加广泛的影响；以及确保采取的反艾滋病国际行动以及适当的国家行动应与现存的联合国方案协调，以便向疾病作斗争并保护和援助容易受到感染的人群。

我们面临着一种真正全球性的紧急情况。我相信，只要作为一个国际社会整体迅速和果断地行动，我们就能够控制破坏并应付对国际社会的健康和安宁的这种挑战。

我们必须用知识向恐惧作斗争，用理智向恐慌作斗争，并且用同情心向孤立作斗争。我们必须通过团结证明，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人类大家庭。

主席：大会各位成员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博士和该组织的艾滋病特别方案主任乔纳森·曼博士慷慨地表示愿意就艾滋病问题向大会作简要的介绍。因此，我将暂停会议，以便进行介绍。

下午 3 时 45 分会议暂停，4 时 25 分复会。

主席：我现在请澳大利亚代表介绍第 A/42/L.7 号决议草案。

伍尔科特先生（澳大利亚）：一种相对来讲是新的和致命的疾病——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艾滋病）——正在给世界人民的健康罩上黑暗和恐惧的阴影。刚才我们首先听了马勒医生然后又听了曼医生对艾滋病毒的毁灭性威胁的解释，使我们重新注意到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目的的重要性，这种病毒显然是对人类生活的最可怕的威胁之一。我现在表示澳大利亚代表团对我们刚刚听到的全面和简要的说明的感谢。

第一项任务——也是极为重要的任务显然是遏制、然后消灭艾滋病毒。这是艾滋病目前最严重的威胁。我们必须通过集体的保证来争取控制和最终根除这一可怕的问题。艾滋病不根据文化、物质财富或血缘来区分其受害者的。我们在征服艾滋病的时候也无法这样作。为此，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特别计划来协调全世界抵抗艾滋病毒的活动。这种发展需要我们提供无条件的支持。

大会这个讲坛，代表了多边体系中的主要政策制定机构。目前的这一问题反映了我们全体公民对和平、正义、福利与安全的愿望。大会静下来考虑一项这种病毒对人类造成的危险和宣布致力于征服这种疾病，是完全应当的。

正如《联合国宪章》第 1 条所述，本组织必须成为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完成我们大家赞成的各项目的。今天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的出席便证明了，如何调动更广泛的多边系统的资源来应付这一挑战。

我们必须承认，艾滋病问题不仅仅限于公共卫生领域。艾滋病将会对就业、国家预算、旅游、贸易和移民等一系列领域产生冲击。我们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艾滋病毒必然会分散我们用于包括发展在内的其他重大任务的资金。时至今日，事情已经很清楚，除非我们制止艾滋病的漫延，否则它将在世界的一些地区产生比饥馑、干旱或战争更为严重的影响。它还可能威胁到国家的统一。



鉴于艾滋病仍为不治之症，我们的重点目前必须放在控制艾滋病，并防止其蔓延上。限制艾滋病蔓延的基本策略是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各级制订有效的教育和信息方案，以提供明确的信息，确切说明病毒如何传播。这方面的成功，即使仅在国内范围的成功，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合作。国际旅游和血制品流动在病毒的传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国政府还必须交流经验、分摊资源，以丰富对艾滋病毒的知识，促进寻找治疗方法和疫苗。

澳大利亚政府大力支持制订一项全球战略。例如，我国政府是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关于预防和控制艾滋病问题决议的一名积极的共同提案国，它也支持主席在今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届常会上提出的决议。

我们希望，这些行动将在本届大会上达到高潮，促使整个系统参加进来。澳大利亚非常珍惜从世界卫生组织那里得到的支持，目前它已开始制订自己的国家战略。澳大利亚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邻国的态度也使我们感到幸运。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面临艾滋病问题，它们本可以仅仅把艾滋病看作是对本地区少数几个国家的威胁。它们甚至可以因确认某些国家为区域感染的潜在来源，听任本地区各国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但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艾滋病是对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威胁，必须共同与之进行斗争，对此我国政府表示非常感谢。

今年7月份，澳大利亚在世界卫生组织协同下，有幸担任了在悉尼召开的艾滋病问题部长会议的东道国，我国政府对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各国卫生部长作出的反应而深受鼓舞。这次会议促使人们下定决心，通过密切合作，遏制艾滋病在本地区的进一步蔓延。鉴于这些政府本身对国际协调行动作出的承诺，我请求在全球性行动中充分考虑它们的需要。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多数国家，预防行动仍可阻止艾滋病的流入，但它们迫切需要适当的支持。该地区的许多国家财政和卫生资金有限，就这一点而言，它们很难抵御艾滋病毒的侵蚀。

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将考虑向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专门方案提供捐款，该一方案的目的在于援助亚洲和太平洋国家为保护自身而作出的努力。澳大利亚政府还

准备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磋商后，在双边方案项下向亚洲和太平洋国家政府提供直接支持。

今天我们在这一讲坛上公开辩论艾滋病问题，这就表明了我们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承认需要参与全球性努力，抵制艾滋病毒。

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关于国际传染源的流言蜚语的传播，或听任这些流言蜚语愈演愈烈。此类事态只会损害国际合作，而国际合作正是我们抵御艾滋病威胁的唯一手段。否则，我们将受到双重威胁。不仅怨恨与责怪将取代合作与承诺，而且艾滋病毒还将继续迅速、广泛和悲剧性地侵入各国人民的肌体。

问题不在于“艾滋病来自何处？”，而在于“它现在何处并将去往何处？”。艾滋病目前已侵入每个大陆，而且仍在迅速蔓延。在这次大会上作出全球性的承诺将证明，艾滋病不仅是受感染者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那些努力避免这一疾病者所关注的问题。

因此，澳大利亚很高兴利用这次机会介绍关于防止和控制艾滋病问题的A/42/L.7号文件的案文。我们是以下列提案国的名义这样做的：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加拿大、哥斯达黎加、丹麦、多米尼加、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海地、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马拉维、荷兰、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波兰、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西班牙、瑞典、泰国、苏联、联合王国、美国和中国——澳大利亚。此外，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近也同意作为共同提案国。

我们面前的这份案文是应由国际社会集体考虑的这一问题的第一份全球声明。为数众多的共同提案国来自各个区域集团，它们已经表明支持这一重要的决议草案，这就清楚表明了世界范围对迅速消除艾滋病的关注。在这一问题上，国际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大会自然是促成这一国际合作的权威讲坛。

为推动国际合作，这份决议草案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对应由国际机构和各国政府采取的策略的协商一致意见。大会应对已经采取的抵御艾滋病毒的方式、特别

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艾滋病特别方案表示赞赏，并应鼓励各国政府、各国际机构支持在世界卫生组织主持下的全球战略。同样，在国家一级，大会应强调各国政府需要制订国家战略。这些战略应对全球努力起到支助作用，但同样需要考虑到各国本身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

大会面前的这个决议草案没有作任何道义或价值上的评判，没有指责任何人，也不包含任何荆棘。它没有发出任何特别的请求，也没有反映任何政治结盟。它只是寻求大会所有政府对一项共同事业的承诺，对本国人民负有责任的各国政府对此不能抵制。

我相信决议草案应得到大会的一致支持。

库普医生（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国际卫生局医务主任，我有幸在几年中代表我国出席国际卫生大会，因此我对今天下午出席这个重要机构的会议感到荣幸。

联合国是在一个时期的失望和破坏之后带着希望和前景诞生的。而今天我想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发言——在失望中尚存在希望，在破坏中尚存在远景。我所指的当然是整个星球都面临的一种疾病——被称之为后天免疫缺乏综合症（艾滋病）的疾病。这种疾病最经常夺去的是那些年富力强人的生命。他杀死穷人，也杀死富人。这种疾病不分地理疆界。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能受到它的袭击。

我欢迎大会决定讨论这个可怕的疾病，我欢迎大会面前的决议草案，它表彰了世界卫生组织为协调对付这个可怕的威胁所作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努力，它敦促所有国家的政府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尽可能地改善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这个决议草案能够经过协调一致获得通过。

我今天到这个大会堂来不是作为一个外交官，而且作为一个医生，我给你带来了一位医生的请求。我的请求就是以更大的热情在国际卫生组织的领导下进行更广泛的国际合作。这个请求是面对世界所有国家的，是面对各国的所有机构的——卫生界、教育界、社会服务界、工业界、非政府组织——动员他们的力量和财力加强对艾滋病联合作战。

在我们每一个国家，我们必须对这种疾病有一个认识开始，必须接受它是对整个社会的威胁，而不仅仅是对一个或更狭窄的一批人的威胁。我认识到一些国家的政治和公共卫生领导人可能在一开始并不想收集和公布象这样一种传染病的资料。但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种疾病在什么地方出现和怎样发展，我们就不能真正了解这种疾病，更谈不上制止它了。我认为不充分报道艾滋病可能会影响我们在制服它的战争中取得进展。我高兴地获悉，世界卫生组织在鼓励对这个问题的影响更公开无隐和更诚实无讳并取得了进展。我真诚地希望在这里的所有代表团将敦促使这种日益公开的态度继续下去。

我们还要求承认，尽管艾滋病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它对发展中世界比对工业化世界有着更大的潜在破坏性。在发展中国家，患艾滋病的人主要是那些我们指望养活儿童、老人和病人的人。这些挣钱人的死亡既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又造成营养水平下降，与此同时贫困和疾病增加，使艾滋病成了对家庭生活的主要威胁。但是问题还不止这些。因为艾滋病侵袭的是健康而且通常是年富力强的年青有劳动能力的成年人，因此艾滋病也是发展的一大障碍。发展中国家将失去在农业、工业和其他重要经济领域里的工人，更不用说教师、工程师、医生、医务人员、政府官员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员了。这些都是人材，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不能失去这些人材。

再者，还有无辜的牺牲者——儿童，我们世界的未来——他们正受到并将继续受到艾滋病的侵袭。惨痛的事实是艾滋病将抵消全球范围内为提高儿童存活率所作的努力，包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并破坏在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艰苦努力所取得的一切成果。

还有很多其他令人不快的情况。旅游业可能会遭受损失，因为人们过渡地担心不知艾滋病是如何感染的；外国投资也可能会动摇，因为艾滋病可能导致缩小当地市场和减少熟练工人，更不用提不断上升的医疗费用了。

此外，为对付艾滋病所要花费的有关费用不可避免地要把资金和人员从其他计划中抽走，影响卫生、教育和其他重要部门，从而破坏在这些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艾滋病还能破坏实现国际银行和工业化国家提供的外援目标。

那些可能遭受很大损失的国家却可能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国家。不，这是不公正的。但事实是艾滋病可能摧毁一个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希望。总的来说，有很多非常惨痛的可能性需要考虑。

在工业化世界，后果同样是严重的。在美国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从人均数目讲，我国不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但如同各位代表所知，它的发病人数高于任何其他国家。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这样的：在美国有43,000艾滋病病例报导，死亡25,000人。我们估计还有1,500,000人受到艾滋病病毒传染，并可能将其传播给他人。目前的数据表明30%至50%受感染的个人预期将在第一次接受感染后7年内患上艾滋病。我们现在知道其代价是极其巨大的。即使是对象美国这样一个有如此大量财富的国家，治疗一个病人就可能需要50,000美元，可能还要更多。我们估计到1991年，在美国治疗艾滋病的费用将达到每年80至160亿美元。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在研究方面正在取得真正巨大的进展。我们在6年内对艾滋病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在40年中对小儿麻痹症的了解，也超过了几代人对百日咳的了解。但对它的了解还是有限。里根总统曾经指出：“科学显然能够取得令人吃惊的发展，但却无法取得奇迹。”他讲的很对。即使我们能够找到一种疫苗，但由于病毒的长期潜伏期，需要几年时间才能知道这种疫苗是否有效。

然而在短期内能够做的一件事就是决心使世界用于输血的血源供应安全可靠，它将有助保护旅游业、商业和外国投资。我们能够通过所有人的共同努力在1991年时做到这一点吗？我们有技术和资金去做到这一点。在这个领域世界各国可以在一起为大家的共同利益有所作为。在传染性艾滋病的这个很小的方面取得胜利将有助于使我们团结起来为控制艾滋病这个灾难进行斗争。我们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把它列为最优先地位。

艾滋病是这样一种破坏性巨大的疾病，它在文化、社会、经济和伦理道德方面造成的余震将远远超过这个疾病本身。我自己的国家就在受害，在很多情况下我的同胞们感到困窘和愤怒。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宣布艾滋病是我国优先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大规模的研究活动正在展开。我们开展了教育运动，使公众了解艾滋病以及防止艾滋病的方法，并努力消除可能造成对艾滋病患者进行歧视的荒诞说法和恐惧。

当然，我们还通过我们的国际发展局支持发展中国家双边合作努力，而且我们同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进行充分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为各国政府制订了非常切合实际而又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指导方针，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使它们的控制爱滋疾方案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导方针。

我今天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就是赞同世界卫生组织在同爱滋病进行斗争中的领导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爱滋病方案强调通过教育及交流情报进行预防工作，并且强调同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合作制订各国方案的必要性。我们大家都清楚，没有那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战胜爱滋病，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具有的国际协调权威是绝对必要的。我国政府一直并将继续提供金钱、设备和人力援助世界卫生组织方案。

我任外科医生几乎50年了，我从来未见过象爱滋病这样的威胁。我对作为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的关心他人的传统的一员感到骄傲，这个传统绝不抛弃病人和残疾人，不管他们是谁。但是现在，在这场流行病中，渐渐出现了这样的报道说有些医生、护士和其他卫生保健人员由于毫无根据的关于爱滋病传染的恐惧拒绝护理染上爱滋病的病人，或是那些他们认为有爱滋病的病人。这些听信谣言，胆战心惊的少数人的行为会破坏传统的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的根本，我们不应当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不应当扔下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同样，面对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大规模传染病我们也不应当放弃希望，放弃我们的国家或我们的经济。当然，现在和

将来都会有一些人是我们救不了的。但是我确实相信只要我们进行科学性的努力，再加上知识和教育，最终将结束这一种可怕的疾病。

就在我们讲话的时候，试验室正在取得进展；教育方面正在取得进展；如这场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国际合作方面也正在取得进展。

让我们以正确的观念和优秀的科学为指导不断前进，让我们共同努力献给这个世界诸如预防爱滋病的疫苗那样宝贵的东西。让我们向这个世界表明同情和开明的态度是如何战胜疾病的。

莫雷先生（联合王国）：我很高兴有此机会在大会上发言。我知道在这里很少就健康问题进行辩论，但是我认为今天的辩论令人可喜的、及时的表明整个世界都认识到爱滋病所带来的威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幸免这场新的、可怕的疾病的影响。

确实，我们刚刚听到的马赫勒医生和曼恩医生的发言，说明了我们大家都面临的这些问题是世界范围的问题。一位17世纪的英国诗人约翰·唐内曾经写到“任何人都不是岛屿，孤零零自成一体”。这些话用在对付爱滋病的战斗中实在太有意义了。

我认为在这一场辩论中必须涉及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为了遏制这场疾病的影响应当做些什么？第二，行动的多大一部分应当是由各国来进行，多大一部分应当由我们大家集体努力来进行？

刚才的发言已经表明了整个世界上这一问题的规模和范围。联合王国的情况是到1987年9月为止我们已知有1000人患有爱滋病，其中一半已经死亡。特别令人担忧的是，病历数量目前大约每10个月番一翻。另外，有报告记载的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案例已经超过7500，而实际数字很可能高达4万到5万。

为了解决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联合王国制订了一项包括四个部分的全面战略，包括公众教育、控制传染和监督等方面的各项措施；为带有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的患者和爱滋病患者研究并发展卫生保健服务和其他服务。请允许我逐个就每一个

问题谈几句。

在缺乏对付爱滋病的医疗措施的情况下，公众教育是限制传染进一步发展的战斗中的主要武器。只有通过影响个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我们才能够有希望在我们的整个人口中将爱滋病的破坏降到最低限度。因此，英国政府于1986年花费3300万美元开展了一场提高公众对爱滋病认识的运动，特别是打破关于爱滋病传播方式的神话。这项运动包括许多方面。它包括了电视、电台和报纸广告。而且在英国向235万个家庭散发了一个小册子，这是我们在大规模公众教育方面一种独特的做法。我很高兴，那项研究表明这一行动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听到的抱怨极少。这项运动的另一个部分就是24小时免费国内电话服务，提供保密的咨询和有关情况。

我很高兴在此报告诸位我们的报界和广播电台主管部门在传播公众教育信息方面一直非常合作，其高潮就是一项电视节目的协调计划，即1987年2月的所谓爱滋病周。电台也进行了类似的计划。请允许我在此向进行自愿工作的我国卫生界人员致敬，向联合王国照料那些患有这一疾病人的自愿服务部门致敬。

我于9月2日发动的这一运动的最近一个阶段将主要努力集中在一个传染可能性最大的人群组——那些注射毒品的人。其结果正在受到严密的监督。

我们的公众教育运动极受欢迎。我认为之所以这样的原因之一是这一运动范围极广，而且富有想象力。但是公众之所以接受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是政府承诺了与同爱滋病进行斗争的力量。这一点充分表现在政府各个部门作出的出色的、协调的反应。

作为我们战略的第二个部分，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护公众健康，确定我们联合王国面临的这一问题的程度。这些措施包括献血甄别，血液产品加热，成立保密的、自愿的报告系统以监督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传染和爱滋病的传播，通过国家卫生部门、家庭医生和医院门诊提供免费、保密的检查和咨询服务。



由于目前还没有爱滋病的疫苗也没有治好爱滋病的办法，研究很明显是一个主要的优先领域。因此，我们为联合国医学研究理事会额外拨款2400万美元，用于今后三年资助一项有指导的爱滋病研究方案。该方案特别旨在研制预防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传染的疫苗，以及治疗已被传染患者的抗病毒药品。

我们还向医疗研究理事会提供了500万美元，以供在指示性方案以外对艾滋病进行一般性研究。此外，英国政府还向一些与艾滋病有关的研究项目提供资金，我国十分重要的制药工业也在此领域内作出重大投资。我们都希望，这些研究努力能够取得成功。但我们必须承认，根据目前的专家意见，至少在五年内不会制成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治疗就更为遥远了。同时，我们必须主要依赖教育运动。

我们战略的第四部分是提供服务，关心和照顾那些感染有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和患有艾滋病的人们。我们认为，应该尽可能以社区为基地来提供这种服务，使人们在自己的家中就能得到照顾。为实现这一目的，我们要促进卫生当局、当地政府和自愿部门之间的合作，提供包括治疗、咨询意见和工作人员专门训练在内的一系列服务。其中一项内容是我们已经建立的考虑艾滋病对卫生和当地政府服务影响的工作小组。议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案——艾滋病（控制）法。这项法案要求联合王国的每一个卫生当局发布年度报告，详细阐述所采取的公共教育措施和对患有艾滋病人们的照顾情况，我希望，这些报告将有助于规划今后的服务；明年将发布第一批报告。

当然，我们的战略中还有一项十分关键的内容。这就是鼓励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正如其他代表所指出的那样，艾滋病是不分国界的，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球范围内作出反映。这就意味着最为有效地利用我们的资金，交流情报和专业知识和避免作重复努力。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主导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下列事实可以证实这点：该组织目前与90多个国家合作，同艾滋病进行斗争。联合国高度赞赏世界卫生组织迄今所取得的成绩，并充分支持该组织的艾滋病特别方案；方案的目的是，提供

全球性领导，促进国际合作和支持加强世界范围内的国家艾滋病方案。联合王国已向本特别方案提供了将近5百50万美金的资金，我对此感到高兴。我们还向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提供了2百50万美金的资金，以帮助加强其在艾滋病方面的工作；我们正在同世界卫生组织讨论在一些受影响国家内执行控制艾滋病方案的最佳途径。

在协调必要的国际行动方面，已经有了令人感到鼓舞的开端。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还有许多工作要作。三个陷阱可能会严重地破坏国际努力，我们必须谨慎小心，不要掉进去。

第一个陷阱是声称艾滋病对自己国家没有构成威胁。把艾滋病说成是他人的问题，认为其他国家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自己只需坐视旁观，这样想问题是不现实的。艾滋病是大家共同的问题，它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所有国家，如果不是每个国家都采取行动，在自己边界内消灭艾滋病，这种病就不会在世界范围内消除。

第二个陷阱是，大肆宣扬感染最初来自何方。毫无疑问，科学界对此问题是有一定兴趣的。但政府所应关心的应该是如何治疗感染这一紧迫的问题。各国之间就病毒来源问题互相谩骂指责对谁都没有利，特别是对受害者本身不利。

第三个陷阱也许是最危险的，这就是企图将自己的国家完全隔离，避免感染传播进来。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能否这样做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可能的话，维持这种自己制定的检疫制度需要采取最为严厉的措施。这不仅要对自己国家人口进行严格控制，而且要大大限制本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接触。这种措施对国家间关系，更不用说对贸易和旅游来往的破坏性影响很可能远远超过防治艾滋病的有效性。因此，联合王国坚定地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反对这些措施的立场。

联合王国认为，这些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办法是消极的，应该作的是三件事。第一是采取行动，而不是说空话，各国对待问题采取说空话的态度是毫无意义的。各国必须面对艾滋病构成的威胁，采取保护人民的正确措施，特别是告诉他们病毒

是如何传播的和如何避免感染病毒。第二是要合作，不要冲突。各国之间必须作出共同努力。这涉及在卫生研究项目和关于疾病传播调查方面进行合作，交流经验和专业知识，以及尽快使国际社会获得新的科学情报和资料。第三是要协调，不要混乱，必须协调国际努力，如果个别国家不顾他国在作些什么，单独采取行动，国际社会解决问题的努力就不会取得应有的效力。在某些领域内可能会出现无益的重复，而在另一些领域内所采取的行动又不够。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方案应该发挥关键性作用，并得到支持。

所以，我们坚决支持大会现在收到的决议草案；该决议草案是在澳大利亚代表团干练的领导下起草写成的。该决议草案如获得通过，将送出一个实质性的政治信息，表明我们有决心消灭可怕的艾滋病。该决议草案还代表了仔细平衡的协商一致意见，反映了一些会员国和集团的利益。提案国来自联合国内各个区域的国家，因此，我希望明天能够以协商一致方式，或至少是以压倒多数方式通过目前的决议草案。

艾滋病也许是本世纪内公共卫生所面临的巨大威胁。因此，在世界舞台上宣扬这一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我特别希望这场辩论将促进更深刻的理解，更重大的努力和会员国间更密切的合作。联合王国愿意在各个方面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期望1988年1月在伦敦召开世界卫生组织——联合王国世界卫生部长最高级会议的联席会议。最高级会议的主题是公共教育和预防。我们迄今所得到的反应清楚地表明，关于这一重要问题的会议得到广泛的欢迎。我希望，尽可能多的各国卫生部长们将决定参加会议，该次最高级会议能够在今天会议精神指导下进一步交换意见。

埃普先生（加拿大）：主席先生，我愿借此机会赞扬你主持辩论的方式。我相信，大家都认为你在主持这次特别会议上表现出杰出的才干。我们还应感谢秘书长对此次辩论所作的介绍，我还要特别赞赏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和曼博士，他们概括介绍了全世界艾滋病情况。他们明晰地描述为我们辩论奠定了基调。

很难相信不到10年以前很少有人听说过后天免疫缺损综合症(艾滋病)。没有人能想象出一种如此严重的疾病。虽然一直存在着致命的疾病,但是过去几十年来人们得到了这样一个信念:医生和医学研究工作者的技术将最终保护我们不受这些疾病的侵害。想一想我们在诸如消灭天花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现代科学对我们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疾病虽然尽了所有努力,但仍然没有取得足够的进展。我并不低估医生和研究人员所作的出色工作。对这一疾病的研究已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在非常短的时间内科学工作者已对这一疾病的复杂性有了认识。但是,很明显,还需要很多年的时间和许多努力我们才能希望通过医学技术来控制艾滋病。

很明显,艾滋病引起公众如此高度关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感染这种疾病,还因为这是一种致命的疾病。众所周知,一些病人染上了艾滋病因为使用了被感染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但在权衡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输血或注射免疫疫苗曾将千百万人从致命的疾病中解救出来。世界卫生组织和许多国家政府的免疫方案最终将使所有人得到这种免疫。现在对艾滋病的恐惧危害了这些方案。人们担心他们可能从受污染的、使用过的注射针头感染艾滋病病毒,这种担心是有理由的。这种对艾滋病的恐惧可能会破坏已经作出的控制其他疾病的努力。

但是,我们都知道传播艾滋病最经常的途径是通过性接触。这是我们最为担心的问题。诚然,以前也存在通过性行为传播的疾病,但从来没有象这种疾病那样严重那样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承认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绝不局限于任何特别的群体,所有有性活动的人都是这种病毒的潜在的目标。

有人认为迄今死于艾滋病的人相对比较少,这样说有些道理。加拿大是世界上人均艾滋病患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一千三百个病例中至今有六百八十人死亡,但估计显示这只是一个大数目中的极小一部分,死亡人数将稳步上升。真正令人害怕的是,我们并不完面了解这种疾病的严重性。当我们想到已受艾滋病病毒感

染的人数和这种病能传播的多广时，我们都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这种疾病的影响将在医学上和经济上产生极大的破坏力。甚至对最发达的国家来说护理艾滋病患者的费用是一个巨大的负担。

而且，很明显艾滋病的影响将不仅仅限于许许多多的人死亡。这一疾病的潜在危险是破坏许多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这些国家很可能失去许多经济上最富有创造力的成员。此外，随着艾滋病病例的增加，护理这些病人的费用将吃掉其他同样重要的卫生保健方案。我们绝不应该忘记除艾滋病外还有其他严重的卫生保健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最近的将来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由于对艾滋病不正确的宣传所引起的恐惧。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看到许多这样的事例：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受到歧视，社会的其他成员日益躲避艾滋病患者。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予他们尽可能好的健康护理。同样，必须尽一切努力提供有关艾滋病的事实资料以减少越来越严重的、常常是由于不正确宣传所引起的毫无根据的畏惧和恐慌。

我们不能隔离艾滋病患者，同样我们也绝不能切断与那些看来受艾滋病病毒袭击最严重的国家的联系。我们必须帮助这些国家处理这样的局面，艾滋病应该成为我们之间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机会。

很明显，仅仅是言辞是不够的。必须采取许多行动来对付艾滋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必须恰当地开展公众活动。这就是加拿大对付艾滋病这一传染病的方法。

我国于1982年首次发现艾滋病病例，自那时起有一千三百多人染上了艾滋病，其中百分之八十七的病例发生在20至49岁年龄之间，百分之八十六是同性恋者或同性兼异性恋者。到1991年加拿大可能会出现六千七百个艾滋病病例。据估计在我国有五万到十万人受到艾滋病病毒的感染。

加拿大于1985年11月开始实行对血液和血液制品的检查。在第一年的检查

中发现在一百二十万个捐献的血样中有二百一十一个带有艾滋病病毒抗体。我们相信加拿大提供的血液和血液制品不带艾滋病病毒。

一旦全面认识到艾滋病的危险，加拿大就采取了行动。在1982年至1986年期间加拿大政府花费了\$260万用于艾滋病的研究。1986年我代表我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拨款\$3900万的5年方案，其中\$2250万将用于各种研究项目。加拿大政府的研究集中于以下领域：首先，对人口群体进行传播病学研究，以确定传染的广度和进度；第二，通过利用生物技术提高诊断技术；第三，发展一种快速试验方法以确定是否感染病毒；第四，找到一种有效的免疫疫苗，这对控制病毒传播的任何长期努力来说是最根本的；第五，对患有艾滋病或其它有关传染病的人进行免疫学研究；最后，对艾滋病的影响进行社会经济和行为方面的研究。

为确保这些计划能得到恰当的实施，加拿大政府建立了联邦艾滋病中心，这一组织聚集了联邦政府中所有与艾滋病有关的科学及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和人才。这一组织被指定为与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艾滋病研究合作的中心，它将协调对艾滋病的传染病学研究并为全国的试验室提供技术和科学信息。此外，非政府组织，如大学和医院也将进行研究，特别是以联邦政府核审政府提供的资金援助进行研究。

加拿大认识到要找到治愈艾滋病的方法还需要许多年。而且，我们知道甚至连找出一种有效的免疫疫苗仍然需要很长时间。很明显，目前并在可见的将来唯一可以降低艾滋病传播速度的方法是教育方案。联邦政府已向加拿大公共卫生协会拨款\$370万以在全国推行一项艾滋病教育和认识方案，其中包括多媒介强化教育项目和研讨会以及提供书面材料和课程材料。所提供的大部分资金将用于支持社区一级的艾滋病机构以向加拿大社会的所有部分提供教育和服务，包括那些受威胁最大的人。

为了保证加拿大政府能得到有关爱滋病所有方面的最好的咨询，我们于1983年成立了全国爱滋病咨询委员会。随着这种病的传染范围不断扩大，依然有必要解决出现的许多社会、法律、伦理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该咨询委员会中包括了这一些学科方面的专家。

根据我们的联邦制度，各省有责任提供正式的教育，有责任提供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因此，各省和领土政府正在制订自己的预防认识规划。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所有教育努力的关键是提供清晰和可靠的情报。如果以敏感态度和巧妙的做法加以实施，这些规划可以为加拿大人提出有关他们所面对的种种危险的情报，使他们熟悉了解可以利用的减少这些危险的办法。

我认为，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将爱滋病控制在我国国境以内，然而，我们无法单独做到这一点。加拿大人认识到，国际社会必须迫切的作出努力，以对付这一传染病。加拿大的科学家和医生已同一些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医生携手工作。1989年6月，加拿大将成为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第五次国际爱滋病会议的东道国。会议的主题将是各国国内与各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会议将集中考虑爱滋病的社会与经济问题以及更加传统的生物医疗方面。

因此，我们欢迎本次辩论，因为这为讨论爱滋病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提供了机会。也正因为此，加拿大成为有关爱滋病的决议草案的最初共同提案国之一，我们敦促其他国家支持这一决议草案。我今天出席会议表明了加拿大愿意同其他国家合作对付这一传染病。

最重要的是，我们已表明对参加消灭爱滋病的全球性运动的承诺。加拿大坚决支持世界卫生组织的爱滋病特别规划。这是国际社会针对爱滋病所作努力的焦点。今年5月，加拿大政府向该规划提供了5亿美元。我们坚信，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爱滋病，世界卫生组织的爱滋病特别规划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一规划必须得到支持和充分的资助。

来自所有地区的国家均支持这一特别规划。今年5月，7个主要的工业化国家领导人支持了这一特别规划的工作。上周，在温哥华，英联邦国家政府首脑表示愿意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这一支持是毫不为奇的。约纳森·曼恩博士及其工作人员所作的杰出工作为这一规划赢得了支持。自今年2月以来，尽管曼恩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员忙于这一特殊规划的组织与计划工作，但依然能够就爱滋病对许多国家提供咨询意见。这一特别规划已经发表了许多对所有国家极为有用的研究报告。

这一特别规划的最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收集有关爱滋病的情报。我们必须能够自由和准确的交换有关这种传染病的所有方面的情报。特别规划特别适宜承担这一责任。不仅如此，作为国际努力的焦点，特别规划将提供必要的协调与合作，以确保各国不会作重复的工作。

特别规划必须推动各国间的合作。不仅如此，该规划还将能在各种问题上取得协商一致意见，避免那些只会妨碍对付这一传染病的努力的冲突。通过就各种问题提供指导准则，特别规划可以帮助减轻这一传染病正在造成的一些担忧。

特别规划所发挥的另一主要作用是帮助各国制订对付爱滋病的全国性战略。要制止爱滋病的扩散，那就必须制订防止和控制的全国性战略。特别规划可以提供专业知识，制订必要的规划。

显然，爱滋病特别规划将在成功地控制这种疾病的运动中发挥中心作用。我敦促各国同该规划进行充分的合作。如果不制止爱滋病，所有国家都肯定会面临这种疾病造成的严重后果。决不应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的健康需要。

我们面对着艰巨的任务，我认为，今后5至10年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所有国家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拥有应付这一挑战的工具。研究人员已经做的工作使我确信，找到有效的疫苗只是时间问题而已。然而，我们也必须接受找到治疗办法是遥远的事情这一事实。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只能以教育为工具，



减缓爱滋病增长的速度。在一般情况下不公开讨论的微妙问题必须得到处理。确保合作至关重要，这正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作用之一。

要想使我们控制这一传染病的努力成功，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认识到，爱滋病是对我们所有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威胁。爱滋病的传染不分国界，不分国籍。这一问题引起了全球性的关注。战胜爱滋病就同战胜天花一样，成为人们不分国籍、种族或信仰、共同努力的榜样。

加拿大坚决支持这一决议草案。本次辩论必须导致现在进行更大的合作。加拿大将履行自己的义务，我敦促所有国家联合起来，战胜这一威胁到人类的可怕疾病。

比尔林先生（丹麦）：首先，我代表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感谢秘书长今天下午在大会的发言，感谢马赫勒博士和曼博士向我们介绍了影响到世界所有地区的疾病爱滋病的情况。本届大会对爱滋病表示出特别的关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在诸多原因之中，我想提两个原因。

第一，在对付爱滋病的战斗中的一个关键字眼是认识。认识不仅可增加用于对付这一疾病的资源，同时认识本身在减缓爱滋病扩散的努力中也是直接的办法——目前来说是最重要的办法。我们坚信，在联合国大会讨论爱滋病不仅将能在公共卫生官员和医生中提高认识，同时也会使政治家和广大公众提高认识。这将促进国际社会作出的努力。

第二，在对付爱滋病的战斗中，必须最有效的利用所有人力物力。在各种论坛上对有关这一问题的情报的讨论和交流必须是为了协调与合作，从而避免重复性的作出努力。

我想一般性的对世界卫生组织所作的重要工作表示感谢和满意，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一贯坚决支持该组织。我们也支持联合国其他机构在这一方面开展的活动。我向大会保证，我们今后也不会停止支持。

我要强调，我们完全赞同将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性的领导机构，作为反对爱滋病斗争的全球性协调机构。世界卫生组织享有世界的广泛尊重，并且已经表明，它有能够有效地对付这一问题的灵活性和能力。我们认为，卫生组织是提供和调动国际性行动的理想机构，人们需要这种行动，以便在所有国家建立和维持国家的爱滋病方案。我们满意地注意到，一百个以上的国家已经建立了国家爱滋病委员会。

同样重要的是，世界卫生组织有着长期的卫生机构方面的经验，因此，该组织最能够确保将对付爱滋病的努力最大限度地并入总的公共卫生部门，以便利用现有的结构，避免设立新的，昂贵的机构。因此，我们希望卫生组织能够在方便的情况下利用现有的渠道和方案，例如，它能够利用诸如联合国儿童基金，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等联合国机构，它还可以利用许多尤其是和从事反对爱滋病的重要活动有关的非政府间组织。

信息，教育和研究是反对爱滋病斗争的重要环节，因为现在还没有出现爱滋病的疫苗，国际社会及其成员国也正是将注意力集中于这些环节。欧洲共同体已经决定在其1987到1991年的第四个医药研究方案中，提出对爱滋病进行医学研究的协调问题。还在几星期以前，欧洲共同体的研究部长们批准将1500万美元用于爱滋病的研究。

我还要提到，卫生委员会及卫生部长们于1987年5月15日在委员会开会通过了许多旨在加强和改善我们对付爱滋病的共同努力的决议。这些决议重申，欧洲共同体将与卫生组织进行合作，共同作出努力，以免作出双倍的努力。

委员会的部长们还决定建立一个特设代表小组，该小组的权限是尽可能提出对付这种疾病的行动方案的共同战略，这一行动方案由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执行。

我们认为，在我们对付爱滋病所作的努力中，我们必须充分注意尊重所有人的<sup>的</sup>人权。在这方面，我们强调，在阻止任何有系统的，强迫的审查政策方面，我们是无效的，尤其在边境的卫生检查方面。

爱滋病不仅是世界各地的一个严重的问题。这种疾病将严重影响到社会和经济

发展，尤其是对最容易受打击的国家来说。我们在对付自己国家的爱滋病的时候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能够很容易地理解，对那些卫生资源更加有限的国家来说，他们在对付这一问题的时候就更加困难了。

面对这种情况，今年6月，欧洲共同体批准了一个3年计划，该计划的预算达4千万美元。这项计划包括向正在执行国家爱滋病控制方案的非洲，加勒比以及太平洋地区国家提供技术、财政和科学援助，并鼓励共同体在双边努力方面进行协调。说我们将与世界卫生组织密切合作来完成这项计划是不必要的，但我要再一次表明的是，制定这项方案是要使共同体对由卫生组织的爱滋病特别方案发动和协调的国际反爱滋病运动作出贡献。共同体满意地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大约40个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国家要求加入这一方案。

共同体高兴地看到，一个阻止和控制爱滋病的决议草案已经提交给大会。我们把这一决议草案提交大会，希望得到它的一致支持。

传染性的爱滋病在短短的几年里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问题，欧洲共同体12个成员国认为，人们必须极为关注对付这场疾病的斗争。我们要称赞的是，卫生组织已经那样做了。

共同体也强烈欢迎明年1月26日至28日在伦敦召开防止爱滋病方案的由卫生部长出席的高级国际会议。

有必要继续进行踏实和不懈的工作，以便消除仍然存在的许多健康问题。

我们完全相信，在对付爱滋病的战斗中，世界卫生组织将继续进行艰苦和谨慎的工作，同时，它也不会忽视许多在广泛的世界合作之下进行的其他有益的活动，以便使所有人都获得健康。

蓬皮杜先生（法国）：这是联合国大会第一次开始审议对付爱滋病斗争的问题。法国欢迎为了对付这种新的病毒性传染所造成的全球性影响而提出的倡议。

将这一问题列入大会的议程，秘书长在他的介绍中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我们听

到的马勒博士和曼博士的精采的发言，许多部长和有关人士的出席，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已经意识到了爱滋病引起的危险——这种危险不仅危及我们的健康，而且也危及世界的发展，同时，也表明了要作出行动的集体意愿。

刚才丹麦大使代表共同体12个成员国表示了我们对于加强反对爱滋病斗争所给予的重视，也表示了我们对于世界卫生组织在这一领域所起的作用的赞赏。现在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法国是如何看待并作出这种努力的。

由于法国和美国的两个小组发现了人类免疫力缺乏病毒及其引起爱滋病的作用，人们才能够发明探测技术。由于全世界的研究者都参加了反对爱滋病的斗争，在科学方面已经取得了迅速的进展。

尽管现在所进行的研究极有成果，但是对于爱滋病的感染仍然没有明确的治疗方法，爱滋病继续在扩散。十分明显的是有必要继续努力，为此，法国在与爱滋病斗争的过程中，在预防、研究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了一项照顾周全的全球性政策。

预防包括情报和甄别两个方面。人们知道爱滋病传染的明显特点是通过血液和性接触，因此，情报必须严格的建立在科学论据基础之上。因此，情报必须集中在收集已知的爱滋病病历的传染方法和有关数据。在法国，这些数据必须上报，另外，这种情报也是一种提高公众认识，并使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办法，这样才能既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我们已经分发了一千三百万份小册子，向公众提供传染方面的知识和预防措施；我们还向所有电话用户分发了两千四百万份传单，并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全国人民都可以通过一个自动的电话网使用这个数据库。

在法国所有血液、细胞和人体器官捐献者都必须进行强制性甄别。除此之外，甄别的服务还广泛提供给全体人民，只要他们出于自觉自愿，并从职业道德出发，保证尊重他们的隐私权，这样作是必不可少的，既可以避免得病的人受到歧视，也可以达到预想的效果，公众广泛进行甄别，还可以使那些积极响应的人改变其生活方式。

在一些重要的中心，包括在巴黎的巴斯德学院都正在进行研究，为此，今年还追加了一亿法朗的预算。

当然，法国进行这些努力，并不脱离国际社会的行动，法国十分愿意发展双边和多边合作。法国参加了欧洲共同体国家，并将按照特设小组提出的建议行动。该小组是于1987年5月11日由共同体卫生部长委员会倡议建立的。这个委员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一致决定在边境线不进行甄别，以便让人们可以自由出入。

法国已经从器材上和人员上给予世界卫生组织很大的支援。法国已决定增加对该组织的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总干事的指导下，也由于艾滋病特别方案主任的工作干劲已经能够以出色的效率动员和协调在这一领域的努力。这个特别方案必须保持在世界卫生组织内的优先位置，这是关系到所有国家的事。因此，我们完全赞成提交给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草案，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控制艾滋病就意味着开展预防工作和进行健康教育，同时甄别工作要完全尊重个人医疗方面的隐私权和人权，法国在传统上一直坚定的奉行这一原则。

的确，人体免疫力缺乏病毒危害到公众的健康，科学仍然主要是研究根治办法，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曼博士在刚才所说的由于艾滋病的扩散给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人们的道德观方面带来的基本问题。

为此，法国建议在巴黎召开一次来自一百二十个国家的负责战胜艾滋病斗争的人士的会议，这个会议明天就将举行，世界卫生组织也派了代表参加，会议将审议国际合作问题、甄别办法、道德方面的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有关人士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接触将有可能估计当前形势，并准备今后的会议，特别是明年1月在伦敦召开的卫生部长会议。目的是避免在这一领域作出仓促和感情用事的决定，而这一领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采取逐步的行动，最重要的是要非常冷静的处理问题。

别洛诺戈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首先，我愿意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马勒博士和他的同事曼博士表示感谢，他们给我们作了重要的介绍性发言。

发生在我们时代的怪事是科技的迅速发展在开发外空和深洋方面有所突破，从而开辟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所未有的前景，然而这一发展并不能揭开人体所有的奥秘，也找不到治疗破坏人的肌体的许多疾病的药物。

这点明显的反应在后天免疫力缺乏综合症（艾滋病）的迅速蔓延上。艾滋病传染的范围，缺乏预防艾滋病的手段，以及全球日益增强的对艾滋病的恐惧使得艾滋成为最严重的世界性问题，其意义远远超过其医药学和公共卫生的范围。

尽管艾滋病在苏联并不象在许多国家那样是十分尖锐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研究以找出预防，诊断以及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不幸的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这种疾病的办法，也没有发明一种可以可靠地预防这种传染病的疫苗。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和一些其他国家一样认为在现阶段除了采取阻止艾滋病病毒蔓延的措施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今年8月25号颁布了关于预防艾滋病病毒传染的措施，该法令已经生效，苏联公共卫生部已经批准确认艾滋病感染的体检规则。以上都是为控制艾滋病蔓延，特别是通过防止这种疾病进入我国所采取的组织措施。

但是，显然任何条例或指示都无法使任何国家避免流行病的威胁。我们不能把希望寄托于防御性战术；有必要把当今世界上所有的潜力集中起来，开始针对这一问题的一场全球攻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赞成在世界卫生组织现有机构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关于艾滋病和其他最危险的疾病的医疗合作全球系统，适当考虑世界内科医生运动领导人关于这一问题提出的观点。

苏联高度赞赏世界卫生组织的活动，该组织一直在领导对艾滋病的斗争。世

界卫生组织积极参加了防止这一疾病全球战略的制定，并对贯彻有关的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作出了科学和物质贡献。

同时，我们深信，我们不能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需要采取紧迫和积极的行动，在全球基础上把所有国家、所有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和私人与公众资金和基金会的努力和科学潜力集中起来，防止这一传染病以几何级数增长，把人民从这个二十世纪的瘟疫中拯救出来。

尽管我们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在对艾滋病的斗争中所起的指导和协调作用，我们认为有必要更充分地发挥其潜力，发展关于研究、对传染病学情况的估计和限制感染扩散措施的有效性等问题在各国国家实验室之间进行定期情报交换和实际的合作。实际上，这方面需要建立一个艾滋病世界研究中心。

艾滋病是具体的传染病，因为它充满危险性，可带来社会、经济、道义、伦理和其他极为危险的后果，而药物在这方面实际上不起作用。因此，经常不仅在专业医务人员一级，而且在政治一级上讨论艾滋病问题，使它受到代表国际社会和国际社会最广泛和权威的机构联合国大会充分的监督，十分重要。

我们认为，大会今天讨论艾滋病问题的事实证实了联合国有能力直接和积极地对我们时代的严重问题，特别是具有全球性质的问题作出反映。我们认为，这个崇高论坛应当只是有关的专门机构根据它们的使命确定它们在贯彻防止艾滋病全球战略的工作中的作用。随后定期对这一战略的贯彻进行讨论，包括必要时在联合国大会年会上讨论将有助于确保充分的协调国际社会的努力。

我们认为，苏联作为提案国的有关艾滋病问题的决议草案包含了这一领域中行动纲领的正确的指导原则，是扩大就这一紧急情况的所有方面进行全面国际合作的有益步骤，这种紧急情况是因为艾滋病感染扩散引起的。

下午5点55分散会。